

长篇穿越言情小说

后宫

危难之际的无心牵手，跨越千年的美丽邂逅。
前世今生的因缘际会，冥冥之中

如果你为《后宫·甄嬛传》哭过，为《
相信你也会与《后宫·凤求凰》同悲喜，共呼吸！

凤求凰

阙上心头◎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篇穿越言情小说

后宫

凤求凰

阙上心头◎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宫:凤求凰/阙上心头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3-2167-1

I. ①后… II. ①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5004 号

●后宫:凤求凰

著 者 / 阙上心头

策 划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文 箏

责任校对 / 高晓华

装帧设计 / 兰旗设计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300 千字

印 刷 /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167-1

定 价 /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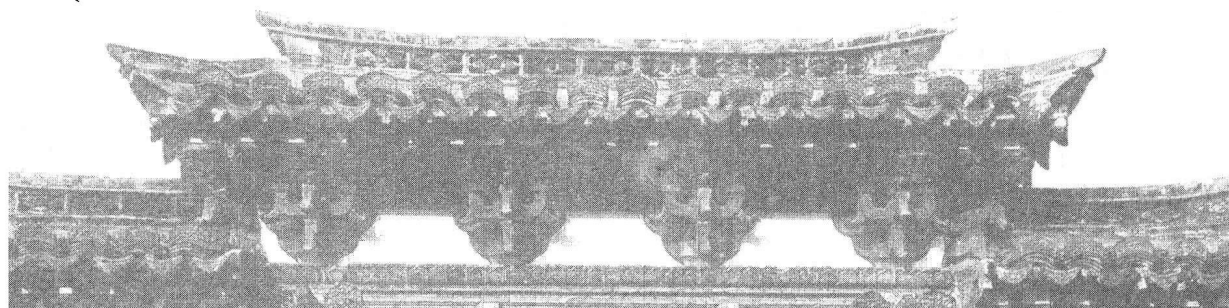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第一章 一梦千年 / 001
- 第二章 身世之谜 / 009
- 第三章 言出必行 / 016
- 第四章 七夕偶遇 / 028
- 第五章 似曾相识 / 037
- 第六章 投石问路 / 047
- 第七章 将计就计 / 055
- 第八章 一举夺魁 / 061
- 第九章 冒险进京 / 068
- 第十章 水袖姑娘 / 076
- 第十一章 狭路相逢 / 083
- 第十二章 客栈惊魂 / 091
- 第十三章 初入京城 / 102
- 第十四章 入宫赏月 / 109
- 第十五章 真假难辨 / 117
- 第十六章 分道扬镳 / 126
- 第十七章 枫林别苑 / 134
- 第十八章 存心找茬 / 141
- 第十九章 代嫁王妃 / 150



第二十章 心理博弈 / 159

第二十一章 相对无言 / 168

第二十二章 各怀心事 / 175

第二十三章 惊艳亮相 / 181

第二十四章 宫廷舞马 / 189

第二十五章 山雨欲来 / 196

第二十六章 挑拨离间 / 203

第二十七章 皇宫无情 / 210

第二十八章 两情相悦 / 217

第二十九章 群芳共妒 / 224

第三十章 清妃之谜 / 231

第三十一章 花开有声 / 239

第三十二章 宫中惊变 /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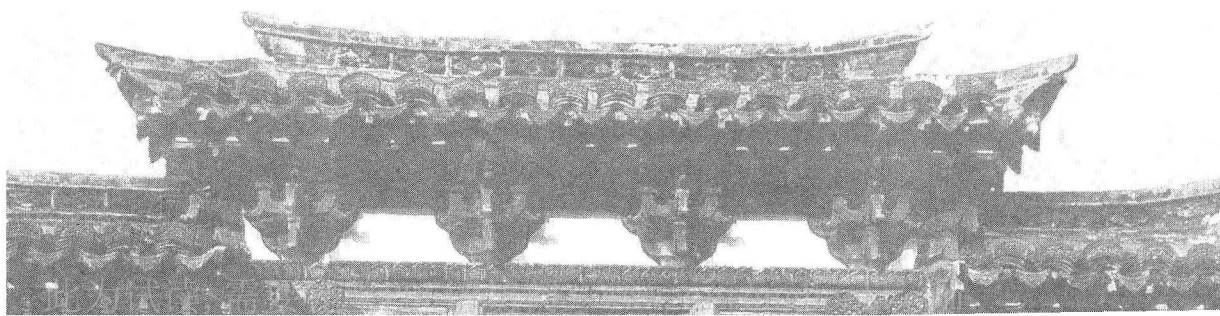
第三十三章 金蝉脱壳 / 257

第三十四章 绝处逢生 / 264

第三十五章 兵临城下 / 272

第三十六章 再续前缘 / 279

后记 / 283



第一章 一梦千年

1

华灯初上，整个城市笼罩在茫茫夜色中。

安然匆忙走出公司，若不是看见公司外墙上不断闪烁的广告灯，她几乎忘了现在是晚上。

手机铃声急促地响起，安然这才发现是茉莉的来电。她心里暗叫糟糕，今天是茉莉生日，忙着加班的她居然忘了这档子事。

“小姑娘奶奶，你不会存心放我鸽子吧？”

“对不起啊！我刚加完班，正在给你选生日礼物呢！”安然连忙道歉。

“这还差不多，现在就缺你了，快点来啊！我们在今世缘的春花秋月包厢。”茉莉说。

“好，20分钟到。”安然随手拦下一辆出租车，暗自庆幸两天前已准备好礼物，否则，今天还真无颜见寿星。

20分钟后，今世缘会所。

安然刚推开春花秋月包厢，就被眼尖的茉莉迎了进去。今天的茉莉身穿一件白色连衣裙，美丽得宛若一朵盛开的花儿。

包厢与外面简直是两重天，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传递着一种不安的气息。安然微微蹙眉。

一群二十多岁的男女正在热闹地吃吃喝喝，兼唱歌跳舞。

“生日快乐！”安然将包装精美的礼物递给茉莉。

“谢谢！还没吃东西吧？给！”茉莉细心地端来生日蛋糕。

安然这才发现肚子早就闹起了空城计，接过蛋糕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安然，我来介绍，这是刘子秋，我从小到大的好哥们；这是冯丽，都市报的编辑；这是兰香，做美工的；这是美阳，电台主持；这是凯明，广告策划……”茉莉向她介绍了一群工作体面的俊男靓女，也不管安然是否记得住。

眼花缭乱之际，茉莉将一个高大的男子拉到面前，“对了，还有这位，大名鼎鼎的海归——白雪飞。”

狼吞虎咽的安然好不容易才从那一群俊男靓女的视线中回过神来，想要说话，却因刚才吃得太急，蛋糕噎在喉咙，只得胡乱冲眼前帅哥抱歉一笑。

白雪飞见状，连忙递给她一杯水。

几口水下去后，感觉好多了，安然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谢谢！”

白雪飞微微一笑，露出标准的八颗白牙：“饿坏了吧？慢慢吃，还需要什么？”



安然的脸微微一红，幸好灯光朦胧掩饰了尴尬，她摇头：“谢谢，不用了！”

白雪飞笑了起来：“除了谢谢，你还会说什么？”

安然脸更红了：“对不起……”

白雪飞颇有情趣地看着这个拘谨中略带羞赧的女孩。

音乐响起，寿星茉莉被大家众星捧月地围在中央。

安然默默看着沉浸在快乐中的茉莉。今天的她好美，白色衣裙将她衬得一尘不染，像个白雪公主。

茉莉笑眯眯地看着白雪飞：“安然就交给你啦！”

白雪飞淡淡一笑，闪亮的目光投向安然：“一起跳舞吧！”

安然委婉地拒绝：“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

不是借口，在这封闭的包厢中，她的确不习惯。

“要不，出去透透气，这里空气不太好。”白雪飞提议。

进入包厢后，安然来就被迎面扑来的各种气味熏得几乎透不过气，白雪飞这个提议实在不错。她为难地看了看舞池中的茉莉：“这样丢下他们，不好吧？要不我去跟茉莉说一声。”

白雪飞看看包厢中玩得忘乎所以的俊男靓女：“放心吧，他们正玩得高兴，不会注意到少了两个人。”

想想也是，若此刻去打招呼，岂不令茉莉扫兴！

2

白雪飞很绅士地替安然拿包，顺便拉开了包厢的门。

离开光怪陆离的包厢，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安然心里舒服多了，看了看身旁俊美得如同神祇的男子，说道：“谢谢啊！”

白雪飞目光闪亮，脸上掠过一丝戏谑：“你好像很喜欢说谢谢？”

安然微窘：“对不起……”

白雪飞淡淡一笑：“安然，你很有趣。”

有趣？安然没有说话，只觉得站在这样耀眼的男子身旁，满足了自身的虚荣心的同时，还面临着潜在的危险。

她没猜错，过路的女人们，艳羡的目光全部停留在高大俊美的白雪飞身上，对自己，目光却如飞刀一般敌视。如果目光能杀人，安然相信自己已被杀死无数次了。想到此，她不觉哑然失笑。

白雪飞饶有兴致地看着她，从安然进入包厢的那一刻，他就注意到了她，说不上特别美丽，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清新感，仿佛是山涧的一泓清泉，清澈透明，一尘不染。她的身上有一种他亲切且熟稔的东西，仿佛是多年不见的故友，令他忍不住想要亲近她、保护她。

安然在他的注视中微微垂下头。空气中弥漫着危险的信号，这种信号令她的身体有些紧绷。安然一向相信自己的直觉，每一次，只要她有这种感觉，就会有危险的

事情发生！此刻，这种不安令她浑身的细胞都膨胀起来了。她抬眸看着白雪飞：“这里有危险，我们必须通知茉莉他们马上离开！”

白雪以为她在开玩笑：“你在怕我？”

安然一脸肃然：“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白雪飞，相信我，这里很危险！”

安然说着，疾步向包厢走去。

白雪飞微微一怔，随即跟上去：“安然，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危险？”

安然脸色凝重：“说不好，反正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请你一定相信我，此地，不宜久留！”

见安然说得坚决，白雪飞重视起来：“你在外面等着，我去通知他们！”

安然摇头：“一起去吧！”

白雪飞深深地看了安然一眼，随即抓起她的手，奔向包厢。

“大家赶快离开，安然说这里有危险！”白雪飞用长臂推开了包厢的门，高声打断了正在狂欢的朋友们。

危险？大家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两人。

“什么危险？”茉莉不解地看着安然。

安然咬咬嘴唇：“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总之，请你们相信我，这里很危险，请大家马上离开！”

茉莉脸色一变，冒火地看着安然：“你搞什么鬼？今天是我生日，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玩得正在兴头上，你却说什么危险！安然，你是存心来砸场子的吗？亏我平时把你当作好朋友！”

安然根本没时间给茉莉解释那么多，她诚恳地说：“茉莉，相信我，这里真的很危险，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茉莉一把将安然拉到角落，警告地瞪着她：“什么乱七八糟的，安然，看在我今天过生日心情好的份儿上，刚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你给我马上离开！”随即又若无其事的招呼大家，“没事了，安然和我们开玩笑呢，大家请继续！”

安然目光焦急：“茉莉，我以我的人格保证，这里很危险，快让大家点离开吧！”

安然几乎在请求她了。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去留。茉莉满面怒火瞪着安然，扬手正要给她一巴掌，忽然警铃大作，茉莉脸色骤变，包厢里顿时乱成一团。

白雪飞镇定地看着大家：“不要慌，请跟我来！”说着，一把抓起安然的手，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出去……

一时间，人群像潮水一样从各个包厢涌出，尖叫声、哭喊声、警报声骤然四起，滚滚的浓烟呛得人们几乎睁不开眼，整个今世缘乱成一团……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此刻面对乱鱼贯而出的人群，安然心里依然一惊。白雪飞用一只手将她紧紧搂住，用身体和另一只手臂替她挡住汹涌而至的人群。

无奈人太多，电梯关了，人们只好走楼梯。两人好不容易才随着人流来到二楼，就在安然被烟雾呛得睁不开眼时，白雪飞递来一张湿纸巾。安然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连忙用纸巾捂住鼻口……

“不要怕，握紧我的手，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滚滚浓烟中，白雪飞坚定的声音在她的耳畔响起。

安然意识模糊地点了点头，随即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3

这一觉仿佛睡了一个世纪。

一觉醒来，沧海桑田。

睁开眼，安然发现屋子里的一切都变了样，自己居然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

揉揉惺忪的双眼，没错，这的确是一个陌生的房间，确切的说，是一个陌生的古代闺房。

安然惊得一下子坐了起来，疑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刻有精美雕花的木床，绣花缎被，浅绿纱幔。透过纱幔，可以看见闺房设施奢华，红木梳妆台上，胭脂水粉一应俱全。矮几上放置着一架古筝，一个造型优美的铜鹤香炉轻烟袅袅，散发着淡淡的芳香。靠门的红木隔断架子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各种绿色植物，整个闺房显得生机盎然。

安然不由自主地走下床，这一下来更是大吃一惊，自己居然穿着一身浅紫色古代衣裙，衣服袖口和裙摆绣着姿态各异的蝴蝶。行走之间，衣服上的蝴蝶仿佛在翩然起舞，颇有蝶衣共舞的韵致。来到梳妆台的铜镜前，还好，镜子里还是自己熟悉的容颜，只不过，这张脸比自己年轻许多，仿佛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女，眉宇间流露出一丝俏皮。

安然皱眉，昨晚为茉莉庆生时发生了火灾，她只记得逃离途中一直紧握着白雪飞的手……一觉醒来，怎么来到了这个地方，自己还穿得这么奇怪？还有，她明明二十二岁了，面容怎么却像十二三岁的少女？

正寻思着，耳畔传来一阵清脆的声音：“小姐醒了？”

小姐？安然发觉自己的脑子迟钝得转不过弯儿来。

只见一个身穿粉色衣裙的少女，十二三岁光景，生得十分俏丽，头上梳两个小髻，手端一个精美的瓷碗，正笑吟吟地看着她。

安然疑惑地看着少女：“你在和我说话吗？你叫我什么？”

话一出口，心里更是一惊，自己的声音怎么变了？以前略带沙哑的嗓音居然变得清脆悦耳。

少女依然笑吟吟地看着她：“当然是和您说话呀，小姐，您可算醒过来了！您这一觉睡了整整三天三夜呢！”

三天三夜？

安然一把拉过少女：“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梦，对不对？只是一个梦而已！”

少女担忧地看着她：“小姐，您这是怎么了？好不容易醒来了，怎么又说胡话了？”

安然颓然坐下，脑子里百转千回，莫非自己真的像小说里写的……穿越了？可是，

自己在E时代的日子还没过够呢，怎么一场火灾就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地方？她可不想当什么古人！

“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谁？我又是谁？”因为着急，安然的声音略微颤抖。

少女担忧地看着她：“小姐，莫不是您落水后落下病根了吧？我是您的贴身丫鬟桃红啊！您是司徒老爷家的大小姐司徒清枫啊！”

司徒清枫？多么陌生的名字！这么说来，自己居然一觉醒来就穿越到了这个陌生的古代？这，也太离谱了吧？

安然拉着桃红坐在床沿：“我怎么会落水？”

桃红迟疑地看着她：“小姐真不记得了？”

安然一脸懊恼：“若我记得还用问你吗？”

桃红微微一叹：“不记得也好，以前的事还是忘了罢。小姐，快把这碗药喝了吧。”

安然蹙眉，莫非桃红有什么难言之隐？

“好端端的吃什么药啊？”安然一把推开药碗。

“小姐，您就别为难奴婢了，赶快把药喝了吧！”桃红一脸哀求。

安然赌气地看着桃红：“不就是喝药吗？可以，但你必须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躺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如果你不说，我就不吃不喝，立刻绝食！”

“小姐，求求您别再问了。把药喝了吧，凉了就没药效了！”桃红一脸为难。

安然将药碗摔得粉碎，褐色的药汁溅了一地。

桃红见状，难过地抱住她：“我的好小姐，别生气，如果我说了，您可千万别再想不开啊！”

“桃红，你对小姐做了什么？惹得她如此生气？”可能响动太大，一个身穿绿色衣裙的少女疾步入内，看着满地的狼藉，又面向安然，“小姐，您没事吧？”

安然再次蹙眉：“你又是谁？”

绿衣少女闻言一怔，明亮的双眸投向安然：“小姐，我是您的丫鬟柳绿啊，您不记得了吗？”

桃红柳绿？这司徒府中的丫鬟名字取得倒是不错。

安然略一沉吟：“柳绿，把地上收拾一下吧，我刚才失手将药打翻了。”

柳绿闻言，手脚麻利地将地上收拾妥当后，依言离去。

安然看着一脸犹豫的桃红，说道：“现在可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吧？司徒清枫……哦不，我为什么要投湖自杀？谁逼我自杀的？”

桃红眼底藏着一丝紧张和担忧，垂下羽睫：“小姐，我怕说出来，老爷会怪罪于我……”

安然一扬眉：“你就不怕我怪罪？”

桃红一脸祈求地看着她。

安然温柔一笑：“别怕，一切有我呢，你若说了，就当一切没发生过。”

桃红将信将疑：“小姐说话算话？我说出来，您也不会怪我？您不会再砸东西或



者……”

“投湖吗？放心，我很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有傻瓜才会自杀呢！”安然打断她的话。桃红犹豫着。

“我只是暂时忘记了以前的事，如果你现在不说，等我哪天记起来，可别怪我不客气！”安然软硬兼施。

桃红眨巴着眼睛：“真的吗？您不会伤心难过了？”

安然一脸坦然：“我已经忘记一切，哪还有工夫伤心难过。”

桃红小心翼翼地开口：“小姐是因为欧阳公子而自杀的……”见她一脸惊讶，后面的话又咽了回去。

安然一头雾水：“欧阳公子是谁？我为何要为他自杀？”

唉，反正小姐已经知道了，长痛不如短痛，索性让她死了这条心吧！桃红心里一横，迎着安然的目光道：“三日前小姐被欧阳公子退婚了……”

被退婚就投湖自杀？这古代的人也太脆弱了吧！

见安然神情怪异，桃红不敢说下去了。

安然扑哧一笑：“这么说，我就是为那个欧阳公子投湖自杀的？”

桃红不安地点头。

想到别人不是穿越到风情万种的皇后妃子身上，就是穿越到新婚燕尔的新娘身上，自己倒好，一朝穿越就被人退了婚，呵呵，有意思！

见她神色不对，桃红更加紧张了：“小姐，您真没事吧？”

安然摇头一笑：“你看我像有事的人吗？桃红，你且慢慢说来，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桃红又是一阵叹息：“小姐的母亲与欧阳公子的母亲是闺中密友，欧阳公子长您五岁，您尚未出生就已指婚给欧阳公子，双方约定等您及笄之后完婚的。哪知欧阳家欺人太甚，居然在欧阳公子被封为大将军后嫌弃经商的司徒家，一意孤行悔了婚，这才导致小姐急火攻心投湖自杀的！小姐，这事已经过去了，您就别再为此难过了。”

指腹为婚，退婚，投湖自杀……哼哼，好俗的桥段！

安然不禁在心里为司徒清枫叹息。不过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退婚总比结婚后发现欧阳家的真面目好！生活在E时代的人离婚再婚不是很正常吗？

想到此，安然的心情豁然开朗了：“桃红，不就退婚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并没失去什么呀？与其将来结婚后受尽冷落，不如早点解脱！你应该为我高兴，不是吗？”

想起小姐为此投湖自杀，桃红眼圈一红：“小姐，可是您……”

安然一脸平淡：“你放心，从前的司徒清枫已经死去，我再也不会想不开了。人活一辈子不容易，我们为什么要让别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桃红意外地看着一脸轻松的小姐，似乎不明白为何一觉醒来，小姐性情就变得如此随性淡定了。

4

一湖，半山，淡定而居。

司徒清枫安静地立于湖畔，看着那一湖绽放的蓝莲花发呆。

当她还是E时代的安然时，就很喜欢歌手许巍的那首《蓝莲花》。刚穿越到这个异世界时，见自己居住的清枫雅居前有个美丽的湖泊，她使命人在湖中种植了蓝莲。次年，一湖的蓝莲花开得优雅惊艳，灿烂了一个夏天。此后每年，湖中的蓝莲花竞相开放，成为远近闻名的平阳一景。赏花归赏花，因为司徒世家戒备森严，至今无人能越过湖心涉足这清枫雅居半步。

如今，站在这清新雅致的蓝莲花前，她依然难以掩饰内心的激荡。

五年了！

从E时代的安然变成异时空的司徒清枫，整整五年了！

五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却能让一个人彻底改变。

五年前，初来此地的安然想方设法要回到属于自己的E时代，屡次尝试失败后，作为司徒清枫的她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逐渐适应了这个千年之外的异时代。

这里，有她的另一个家，有疼爱她的父亲、哥哥、几个关系复杂的姨娘及一双同父异母的弟妹。

五年来，司徒清枫从以前那个胆小懦弱、为情自杀的千金小姐蜕变成一个果敢坚强的姑娘，她主动参与到司徒世家的生意中，为家族经营出谋划策。好几次，她的建议令深陷逆境的司徒家族化险为夷。那以后，司徒世家的人对她有了新的认识，大家都觉得小姐仿佛凤凰涅槃一般，获得了重生。

五年来，司徒世家的生意从钱庄到丝绸布匹、粮食营运到土地扩张、茶庄到酒楼客栈，但凡赚钱的项目，无不涉猎。不过，司徒世家历来行事低调，尤其是在司徒清枫被大将军欧阳明朗退婚后，司徒老爷更是谢绝各种对外应酬，让儿子出面应付，外人只道司徒家道中落，对其真实的情况却知之甚少。

有谁知道，司徒清枫为整个家族的发展中倾注了多少心血。

司徒世家，依然住在远离京城的边陲重镇——北临月氏国、西临仓夷国的平阳城。平阳城有泰安国第一要塞之称，全城依山而建，前面是波澜壮阔的大江，江的对面与月氏国边境交界，而山的西面数十公里，属仓夷国领土。自古以来，平阳城乃兵家必争之地。好在这些年泰安国与月氏国、仓夷国相处融洽，虽然城内偶有月氏、仓蛮人来骚扰滋事，却因及时平复风波而相安无事。

五年来，那个退婚的欧阳明朗大将军，带领部下所向披靡，打了无数次胜仗，为泰安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镇国大将军，赏赐无数。

尽管关于欧阳明朗的消息大家尽量避免提及，司徒清枫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知道了关于他的一切。

传说欧阳明朗长得五官俊朗，是京城四少中剑术超群的青年才俊。此人骁勇善战，思维缜密，用兵如神，是泰安国不可多得的将才。

总而言之，泰安国的英雄欧阳明朗俨然成为许多待字闺中女孩的梦中情人。

半月前，欧阳明朗再次凯旋而归，扫平了南边来犯的土勒人，被边境百姓视为救世主。据说，欧阳明朗不仅得到皇上赏识，更深得皇上爱女——骄阳公主的倾慕，皇



上有意将骄阳公主指婚给这位立下赫赫战功的镇国大将军。

听到消息，司徒清枫只是淡淡一笑。

欧阳明朗，五年前你抛弃了司徒清枫，如今却无法逃过世上最俗不可耐的政治婚姻。这就是传说中的因果报应吧！闻听那骄阳公主性格骄纵，将来一定有你好受的！还真应验了那句老话，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哈哈！

司徒清枫默默立在窗外，看着迎风招摇的满湖蓝莲花出神。

五年前，司徒清枫就是在这里投湖自杀的。

醒来后，自己变成了司徒清枫，从十三岁生活到如今的十八岁。

眼角微微酸涩，五年了，E时代的父母还好吗？失去女儿的他们如今过得怎样？那日一起为茉莉庆生的朋友们，是否平安？那个在逃跑途中递给自己湿纸巾、一直紧握住自己手的白雪飞可好？他会不会与自己一样，一觉醒来就穿越到某个异时空？

虽然只见过短短一面，那个肯用身体为她阻挡危险的男子却已令她牵肠挂肚。

“小姐，起风了，屋里坐吧，当心着凉。”

桃红将一件藕荷色衣衫披在司徒清枫身上。自从小姐五年前投湖自杀被救后，不仅性情大变，待人处世也随和多了。现在的她不仅掌管了司徒家的许多生意，还将整个家族打理得井井有条。小姐兴致好时，还亲自穿针引线在丝绸衣服上绣东西，连绣坊的绣娘都说小姐的刺绣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唯一让桃红担忧的是，小姐经常站在当年自杀的地方，看着满湖的蓝莲花发呆，不知道是不是还在想欧阳公子。这几年尽管有不少名门望族前来提亲，却都被她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外面对小姐的各种传闻也愈演愈烈。现在小姐已经十八岁了，这年月，十八岁待字闺中名花无主的豪门千金实属罕见，真是难为她了。

司徒清枫淡淡一笑：“是啊，起风了，桃红，明天是我娘的生忌，你准备一下，我要去看看她。”

桃红温顺地扶着她回屋：“小姐，您先用些点心垫垫底，我这就去厨房取晚膳。”

说着，给司徒清枫泡了一壶茶，端来一碟点心。

司徒清枫微微颌首：“别浪费，够吃就行了。”

桃红应声而退。

司徒清枫向窗外一招手，轻声唤道：“夜鸾。”

眨眼间，一个身穿黑衣、一脸肃然的男子出现在面前：“主子，有何吩咐？”

司徒清枫将两封信交给他：“务必在规定时间内送出去。”

夜鸾将信收好正欲离去，司徒清枫看着他挺直的脊背，缓缓道：“陌离调查的事情怎样了？”

夜鸾回头看着她：“已经有些眉目了。”

司徒清枫微微点头：“山蚕快吐丝了，这段时间一定要加强警戒，切记不可出任何差池。”

夜鸾点头，坚挺的背影随即与夜色融为一体。

第二章 身世之谜

1

哀牢山。

一座气势磅礴的墓前，一个身穿素衣、头戴白菊的姑娘将一些素食点心和一束白菊一一摆放在墓碑前。司徒夫人生前一直吃素，平常最爱这些刻有菊花的素食点心。她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酷爱白菊，司徒夫人的所有衣服上都绣有形态各异的白菊。

.....

五年前，司徒清枫为情自杀醒来翌日，奶娘李思嫫来看她。

从李思嫫那里，司徒清枫得知了这个世界上未曾谋面的母亲的故事。

司徒夫人原名慕容清，是慕容将军的独女。当年的慕容清不仅有羞花闭月之貌，更有京城第一才女的美誉。仰慕她的王孙贵族不计其数，生性清高的她傲视权贵，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令人惊讶的是，后来，这位名噪一时的京城第一才女下嫁给了地处偏远地区的商贾司徒伟杰，婚后八月，诞下一对龙凤胎。慕容清给儿子取名司徒清明，女儿取名司徒清枫。由于慕容清生产时大出血，儿女降生三日后，她遗憾地离世，一双儿女由奶妈李思嫫喂养。

慕容将军因爱女的突然离世悲痛不已，身强体壮的他一病不起，不久竟随爱女离世而去。

司徒清枫听着李思嫫的诉说，那一刻，对那个不曾谋面的母亲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直觉告诉她，慕容清身上一定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思嫫紧紧握住她的手，目光中有着母亲般的温柔与慈爱：“小姐，您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您若去了，我将来怎么向夫人交代啊！”

司徒清枫淡淡一笑：“奶娘放心，我已经想明白了，不会再做傻事了。”

李思嫫满意地点头，将一个香囊塞在她手里。

那是一个做工精良的紫色香囊，上面绣有一朵盛开的白菊，白菊下面还有四个不易觉察的小字：白菊为凭，挚爱一生。

“这是什么？”司徒清枫有些诧异，香囊中似乎还装着东西。

“你娘留下的，她当时迷迷糊糊的，就把这个东西塞给了我。十三年来，我一直贴身藏着，不敢有半点闪失。据说这个香囊关系到小姐与大少爷的身世之谜，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司徒清枫攥紧香囊，感觉里面有东西，正要取出来，门外传来窸窣之声，李思嫫连忙给她使了一个眼色。



“小姐啊，你这么年轻，又长得好看，有啥想不开的，不就一桩婚事吗？包在奶娘身上了，你就等我好消息吧！”透过红木隔断，见桃红抱着一叠衣服进来，李思嫫高声说道。

司徒清枫收起香囊，轻声道：“奶娘，从小就你疼枫儿，你放心，我再也不会做傻事了。”

“这就好，这就好，瞧你倦成这样，小脸都瘦了一圈了……唉，好好休息吧。奶娘就不叨扰你了。”李思嫫拍拍司徒清枫的手，随即离去。

夜深人静时，司徒清枫取出香囊中的东西，发现那是一枚质地温润的翡翠。令人叫绝的是，翡翠中央有一朵盛开的白菊。白菊在冷清的月光下发出清凉的光芒。

司徒清枫看着那朵白菊，仿佛看见身穿白菊绣花衣裳的慕容清，头上戴一朵白菊，正款款而来……

“娘……”

“枫儿……”

“娘，别走，枫儿好想念你。这块玉佩，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

“枫儿，这块玉佩关系到你与哥哥的身世之谜，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娘，枫儿需要你……”

“枫儿，你已经长大了，许多事情必须自己承担了。娘会在天上看着哥哥和你，为你们祝福的！”

慕容清向女儿挥舞着手臂，飘然而去。

“娘……”司徒清枫急得大叫起来。

“小姐，您又做噩梦了？”

桃红掌灯进来。

“没什么，我刚才梦见娘了。”

司徒清枫从床上坐了起来，发现手中还紧紧拽住那枚玉佩。她有些怔然，自己为什么会梦见慕容清？难道安然的灵魂已经和司徒清枫的肉体融为一体，才会有如此真实的梦境？

桃红一脸忧虑：“小姐，瞧您一脸是汗，要不我睡在榻上陪您吧！”说着，她细心地给司徒清枫擦汗。

司徒清枫接过锦帕：“没事，可能我太想娘了吧！”

桃红似乎想起了什么：“对了，小姐，过两天是夫人的生忌，以前每年的这一天您都要与少爷祭拜夫人。今年少爷与佟管家去外面收账了，小姐还去吗？”

生忌？怪不得会梦见“母亲”，她一定想儿女了吧？

“桃红，以往每年看我娘都备些什么东西？”司徒清枫问。

“刻有白菊的素食糕点，还有就是带一束白菊花，听说这些都是夫人生前喜欢的。别的嘛，好像没有了。”桃红想了想，缓缓答道。

又是白菊？

“就按照以往的祭祀用品准备吧。”司徒清枫吩咐。

两日后，司徒清枫与桃红来到位于哀牢山的司徒夫人墓前，悼念亡灵。

令她意外的是，墓前早已放着一束盛开的白菊。

此后每年这一天，司徒清枫都会发现娘的墓碑前放着一束盛开的白菊。

司徒清枫很好奇，那个送白菊的是什么人？此人与慕容清是什么关系？他（她）是怎么知道她的生忌的？

唯独五年后的今天，墓碑前的白菊没有出现。司徒清枫有些意外，又有些遗憾。

祭祀完毕，司徒清枫给坟墓添土锄草后，又独自与“母亲”说了一会儿话，这才带着桃红离开。

2

两人漫步在蜿蜒的山间小路上。现在是初夏，山上草木繁茂，山涧流水淙淙，林间偶尔传来几声鸟鸣，令人神清气爽、心情愉悦。

司徒清枫欣赏眼前的美景，脑海里却盘旋着一个疑问：“那个送白菊的人是谁？为什么今天没有出现？他（她）是不是遇到什么意外了？”

见司徒清枫一路沉默，桃红只道她想念母亲了，也没敢多问。

幽静的山林间传来一阵箫声，箫声忽远忽近，曲调欢快流畅，如行云流水，似群山环绕，婉转动听，绵绵不绝，仿佛在谱写一曲催人泪下的《凤求凰》。就在司徒清枫沉浸在美妙的箫声中时，曲调骤转，箫声一下子变得低沉缓慢，传递出种种情感：痴迷，温存，缠绵，哀婉，悲怆，孤寂，绝望，怀念……吹箫人似乎在倾述心中无尽的相思，又似在追忆遥远的往事，将人引入一种惆怅满怀的忧伤情绪中……

司徒清枫被那独特的箫声吸引住了，一种强烈的好奇感令她产生了一探究竟的欲望。

司徒清枫称口渴想喝水。桃红听见山涧有流水声，连忙拿起水囊去取水。

司徒清枫歉疚地看着桃红的背影道：“小心一点。”

桃红回头微笑：“小姐暂且忍耐一下，我很快回来。”

见桃红的身影消失在林间，司徒清枫抱歉地在一旁的石头上留下几句话后，随即离开了。

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司徒清枫寻着箫声而去，不知走了多久，眼前豁然开朗，一座木屋屹立在山顶的绝壁上，木屋上面挂着一块木匾——悬楼。屋下方圆数十丈的地上，种植了成片白菊，那些菊花含苞待放，一个身穿玄衣的人长身玉立背对着她，在园中忘我吹箫。旁边一块大石头上刻着两个飞龙舞凤的草书：离苑。

离苑？好奇怪的名字！

司徒清枫更加好奇，为了每年的这一天，司徒世家特请人在温室中种植了菊花，以确保白菊在夫人生忌期间开放。这人是谁，竟然在山上种植这么多菊花？他又是什么方法令这些菊花在初夏时节开放的？

目光投向离苑中的吹箫人，那人正沉浸在自己的箫声中，背影孤傲，长发飞扬，辨不清男女，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



司徒清枫默默地看着那个萧索身影，仿佛在欣赏一幅绝美的画，令她不忍惊扰画中人。

更令她称奇的是，那些原本含苞待放的菊花，居然在箫声中悄然绽放！

就在司徒清枫呆怔的片刻，箫声骤停。吹箫人手指轻扬，手中随即多了一根白丝线。丝线如长了眼睛一般，将那些绽放得最美的菊花一一采下，瞬间捆成一束清雅夺目的白色花束。

几年来的猜测仿佛找到了答案，慕容清墓前的白菊，应该出自这里。

吹箫人依然伫立在白色的花海中，背影孤寂傲然。令司徒清枫没料到的是，箫声再次响起，箫声中吹出了如狂风骤雨，飞砂走石，惊涛拍岸……箫声中竟藏着令人心惊肉跳的浓浓杀机！

离苑里那些初绽的白菊，刚才还淡雅芬芳，顷刻间却随着箫声的起伏纷纷凋零！

司徒清枫震惊万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顿时晕头转向，气血上涌，只觉得口中一阵腥甜，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吹箫人这才转过身子来，绝世风华的脸上露出一丝漠然！

那是一张超越了男女界限的完美脸孔！雕塑般的深刻优美面孔，却有着柔和的线条。

他有着一双深邃眸子，宛若天上的星辰，闪着冷寂孤独的光芒。

他有着一张魅惑人心的唇，雕刻一般，冷清孤寂，傲然诱人。

只是，这一切，倒在地上的司徒清枫无法看见。

男子唇角勾起一个漠然的弧度，甚至没看地上的司徒清枫一眼，带着那束白菊花一般消失。

玄衣人刚走，木屋里飞出一个青衫男子，男子探了探司徒清枫的鼻息，毫不犹豫地了她带回了木屋。

半个时辰后，玄衣人回到木屋，惊世风华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悲喜。

青衫男子心虚地看了玄衣人一眼。

“我见这位姑娘一直昏迷不醒，就把她带上了悬楼。”

玄衣人目光清冽冷漠，嘴唇抿成一条直线。

“你在自找麻烦。”声音如他的人一样，冰凉彻骨。

“师父！”青衫男子低声道，“她只是一个无辜者的好奇者。”

玄衣人清绝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那是她自找的，任何私闯离苑的人，必须死！”

玄衣人不由分说，扬掌欲落。

青衫男子见状，连忙跪下。

“师父，念在她没有武功的份上，您就饶了她吧！”

玄衣人一脸愠怒：“你竟敢违抗我？”

青衫男子浑身一颤，一个紫色的香囊从袖口骤然滑落。

玄衣人见状，掌风急转，将香囊吸入手中，幽暗的眸光中暗藏汹涌的激流：“哪里来的？”